

孟子集註

公孫丑上
公孫丑下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也。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

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其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

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

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音蹇。子六反。勃。

曾竝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則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

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

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

尼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曰。若是則

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

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

三分天下。纒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曰文王何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潮音

音隔也。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

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音鎡

茲○鎡基。田器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時謂耕種之時。

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

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辟與關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

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

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引

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

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承

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而不彊仕君子道明德立謂曰若是則夫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

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

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
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

也。挫。猶辱也。揭。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必勝。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也。以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

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辭。

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

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動心者為。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

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黜。音務。

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

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昔者曾

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

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

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與

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此心所有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之。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徒之所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然者。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公孫扶

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

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

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復

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所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

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

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當大任。而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然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

言也。孟子先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

此驗。有未易以言之。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其為氣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限至大。初無

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所得以生者。其體段為

如是一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以養。而又無所作為

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

人之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卻甚小也。謝

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

無虧。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者。合而有助之

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者。合而有助之

不充。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為

孟子卷二
五
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
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
足以有爲矣。而不足。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

之也。慊。口篲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

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

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合於義。而自反而不直。則不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而不直。則不足

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能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

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必有事焉而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

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有事於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

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

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其集義為事。而不可作預期。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助其

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所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知

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二者。則氣得。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

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

不善養。而又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彼誠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

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

者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去也。窮困屈也。四

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

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

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

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

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而外之。則自不免

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為義。而無所疑哉。程子

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氏行去聲。此一節。林

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

孫丑言數。孟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

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

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

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昔者以下。孟

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言是何言也。所以深拒之。

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

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也。曰。姑舍是。○舍上聲。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言且置是者不欲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